羅鈞錄 二

罷釣錄

古人言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然兎胎生而八竅龍亦胎生而七竅兎無牝牡龍無兩耳故也嘗見李德洞水踏朝天記言錦州前洋有物浮在海上色黃而其大如甕意欲取之舡人搖手言此龍卵龍子既破卵而出此其殼也取之必有雷雨覆舟之患懼而不敢取之此大妄龍無卵生之理舡人驟見異物故為此嚇人語耳

人之相知雖情有淺深交有後先皆偶然而合偶然而離如落葉之聚在一堆者目風吹起片片分散夫豈有所預期哉或者妄意其固結而不鮮則是亦昧於理而溺

於情之過也自有黨論以來交道尤薄一言不相合則
朝爲膠漆而夕爲仇讐利在而附之利盡而背之古固
如此在今尤甚此等人來不必求其欵密去不必責他
長短正使舉世無一相知又何害於翛然而獨往乎
朴平陽元宗亦一代豪傑之士功成而身退所居陶山盛
餙樓臺以聲色自娛鄭湖陰士龍嘗至其第平陽延見
於松亭乂鬟十人皆殊色曳縠紈各持沈香扇子侍立
於左右袴靴皂衣趨走於前者又數十人饌品窮極水
陸之珎奏樂於庭聲入雲天湖陰出而喟然曰丈夫如
此當不虛生一世日夜治産富幾相埒而每恨其不及

余嘗訪陶山舊基背負金臺山前對溪湖平穩可宅小溪
瀉乎砌下落而為瀑老槐三株皆數十圍當是舊物村
老言每當天陰之時空中有管絃之聲云當日繁華已
成露草荒榛而公之墓在於右麓之外為之躊躇懷古
者久之
嘗入慶雲訪真樂公遺跡七松壇見性庵影池皆無恙而
唯息庵毁已久矣有石刻大字世傳公之筆也夫生長
富貴亦既身嬰簪組矣乃能掉頭棄名幽棲巖壑雖旌
招屢至而終不起此其胸中苟無自得之真樂詎能然
哉春日仙洞水流花開覺山間草木皆香而清風遍於

寥廓矣公嘗贈郭頎詩落句云誰能脫屣人間世養得
從來不死神盖欲招郭而偕隱而郭不能從夫舉一世
而有公一人斯已難矣况復有公二人乎

中庸當分作两段看自首章至哀公問政爲學者用工之
方自二十一章論誠至三十二章誠之極致處爲聖賢
功效之著盖率性爲學者之準的而戒懼愼獨又爲率
性之工夫其下十一章則襍引孔子之言反覆明之十
二章始擧費隱以明道之極乎大而極乎小行之者由
近及遠終至於上下昭著故次章先言治己修身之道
身之所處者位故次言素位而行旣能治其身而素其

位則推以可及於家故次言室家宜而父母順治身治家既無不盡則可以事神追遠矣故次之以鬼神祭祀而舉舜文武周公以爲大孝以其能盡享先追遠之道也如此而後可以治天下國家故以對哀公之問終之此皆學者用工之序也自二十一章至三十六章論誠而終以聖人準於天地蓋天之所以爲天聖之所以爲聖不過誠而已此即愼獨之成而率性之極故自二十章之終已露此意至二十六章而無以復加矣然猶不免有迹至洋洋發育則因誠而言其體優優禮儀則曰誠而著其用故下面尊德性道問學皆分體用而摠屬

乎一身自二十八章始推見於施設而與上段不同皆
聖人之極功也故直舉儀禮考文爲言而謂聖人在天
位則不可行終論三代之禮所以結上生今世反古道
之意次章遂申言聖人本諸身作禮樂而仍舉仲尼之
事以終之於是極贊至聖之道以爲配天而推其本於
至誠至於浩浩其天則其跡泯而入於化矣此爲第二
段而聖賢功效之著也終章復舉首章愼獨之事引詩
而反復言之蓋以初段率性之道後段不息之誠莫不
以此爲基故也或謂此當别爲第三段亦得之
哀公問政一章驟看難得其要領細繹之其旨乃可見始

言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為一章
之綱曰言仁而幷及乎義禮蓋修身固莫尚於仁而非
義禮則無以行於外矣故次章又反覆言之而必以修
身為本身之所接莫近於親故先言事親推事親而知
人推知人而知天由近及遠此乃順推之言而非逆推
之論也次章論達道則達德五倫者由修身而行於外
者也故謂之道知仁勇三者即修身之方而得於中者
也故謂之德三知三行皆指修身之道而論其階級淺
深故三近之下即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
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治天下矣於是哀公美其言而問

政其盡此乎夫子復舉九經以告之而必皆以修身為先蓋其前後反覆要其歸則都不出於修身也凡事豫則立一段所以引發下段四節之義而歸其本於誠身明善博學以下又是明善之工而一章之義終矣始以仁為修身之本而中間添知勇則其義為尤備終又言誠者誠則斯仁矣

天之所命而人之所受者性也循乎是性而不流於妄情者道也勉強不已修是道於身者敎也率性聖人事也修道賢人事也道難名狀強名之則誠而已誠而無妄則合於易之不思不慮而明矣明則無不通也無不知

也而不沒於見聞矣從事於斯謂之敎謹獨即其目也
大學格致一章朱子嘗補亡而學者猶以不見古之全經
爲恨董文靖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柏車五峯若水宋
太史濂方正學孝孺皆謂傳未嘗闕特考正失其序遂
以經文中知止及本末二章歸於聽訟章之上爲傳四
章以釋格致之義蔡虛齋清以爲未盡以物有本末序
於知止之上其言曰由粗而及精先自治而後治人本
朝晦齋先生之說與虛齋暗合而唯以聽訟一章係於
經文之下其說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有能修身正
家以施乎政則民德自新而爭訟息矣其論本末曰大

學之教始於格致而凡天下萬物庶事莫不有本末終
始之理而知所先後緩急則進德修業循循有序其論
知止能得曰格物而知止則於事物當然之則皆有定
見而心無妄動危殆之累其思慮益明有以精研物理
之所以然而有得於心矣虛齋之言精於董王諸公晦
齋之言又精於虛齋

大學第十章引康誥一條上下承接不明若陞置於殷未
喪師之下則文理甚妥君子先愼乎德以下五段置之
於忠信驕泰之下則承接既明而又以楚書舅犯二段
係之於未有上好仁下不好義之下以證貴德賤財之

義則用人理財各得類從而意味尤貫暢矣然五段之序於忠信驕泰之後者即程子之說而朱子不取焉則在後學有不敢妄論者矣

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是知之至此即李習之所解格物之說與有宋諸儒迥異其意蓋曰定而不動是謂誠外物之至而内不動然後可以致其不聞不睹之知其知方為至而意乃可得以誠也此與文言之閑邪存誠其義相近而古人未有論及其得失者豈以其易流於禪旨故歟

檀弓易簀章曾子瞿然曰呼舊註訓呼為吁若然其下承

接便無意味此當從本字為呼盖曾子於病困垂絶之
際倏聞童子之言其心瞿然使呼童子更問其向之所
言者云何而童子遂重舉前說也惟其呼故所以重舉
若吁何必重舉
蒙初六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傳謂去其昏蒙之桎梏本義
謂痛懲而暫舍究以文義恐皆未然此謂利用刑人者
乃欲其畏法遷善自不犯桎梏則乃所說於桎梏而遠
之若一向但以刑而已則吝矣猶刑期無刑之意而凡
教人之道皆當如是云爾
易乾之彖大明終始一章及乾道變化一章似出於搜編

蓋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說元亨之義䌷言乾道變化復說利貞之義然後乃舉聖人大明終始以御天収結上兩條之義故其下復承以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則皆為聖人之事而自上章推而言之耳文義甚順且明

无妄六二最善狀无妄之義此言不於耕之時而計穫之利不於菑之時而計畬之利蓋耕與菑皆事之當然者吾惟為其當然者而已若夫將來之穫畬初不計較凡事之屬於計較期望者皆妄情故也

聖人以死生為常理而不憂吾於離之九三見之矣能安常而自樂則鼓缶而不安常則恐怛有將盡之悲所謂

大耋之嗟是也死生之爲晝夜吾亦於離之九三見之
矣前明將盡而後明繼之猶日昃於西而復生於東聖
人不於上九言日昃之象而必於九三言之者上九其
終也無繼明之義故也
益六三益之用凶事凡咎者凶事人之所固有如饑歉疕
喪皆凶事也上能凶其凶而益之則民亦報之以誠信
中行如九五之有孚惠德也謂之守令謂之警戒恐皆
未然蓋初九利用大作六二利用大禮六三利䘏大灾
六四利用大遷九五利用大惠皆益之大者惟上九爲
益之凶耳

乾往居坤之中此爲改邑不改井之象而坤之所失者陰也所以無喪乾之所得者亦陰也所以無得此皆言外卦也九二處下水汙而初六鏄折有敝漏之象故所以謂未繘井羸其瓶此言内卦也

萃言剛中而應故聚者求之文義甚不妥聚字當是亨字之誤崔立之謂彖首萃亨之亨亦非衍此盖言萃爲亨道王假有廟是其大者次言利見大人則亨又次言用大牲利有往重疊說去兩亨字初無所妨只緣亨作聚故先儒疑夫子之所不釋而謂之衍耳今細考之剛中而應故亨者在他卦其例甚多未嘗牽於卦名而有所

變今詎以在萃故變亨爲聚耶
渙之九五其訓釋當從程傳此蓋言當渙之時發宣其大
號者以人君居其所故也象云正位者正亦此意若作
散其居積則正位二字便無照應今必曰須是在正位
然後方可散其居積則其爲說亦甚迤邐矣
卦變皆當以乾坤二卦爲主蓋乾爲陽之主坤爲陰之主
而皆純體也六爻即一爻故散於諸卦爲剛爲柔或上
或下若必不取乾坤而取雜卦則夫子必言其自某卦
來而今無此例以是知其自乾坤而來也或曰自乾坤
來則夫子嘗言之歟曰乾坤爲陰陽之主有不待言而

知夫子之首標二卦而特係以文言者固其所以言之
也
人之死生禍福果有天數之一定而不可變者歟苟無天
數之一定而不可變者則雖精於占術者必不能懸知
其脩短淹速之期而乃管輅郭璞之流言人休咎前期
而知其當然而不失一則果有天數之一定而不可變
者矣然易有言貞吉者有言貞凶者所謂貞凶者雖貞
而亦凶是一定而不可變者也所言貞吉者貞則獲吉
是以人事而能變移天數者也三百八十爻中貞凶凡
十六貞吉亦十四屯九五師五六隨九四頤六三咸九四恒初六巽上九節上六中孚上九

皆貞凶履九五大壯九三晉九四旅九三皆貞厲泰上六咸九三解六三皆貞吝否初六頤六五咸九四大壯九四九二晉初六六二蹇彖升六五革上六未濟九四皆貞吉需上六敬吉咸六二居吉泰九三貞无咎是亦貞吉之類也人事之斡旋其可謂無是理乎宋公善言而熒惑退舍晉公還帶而夭相轉壽謂人事無預於天數者固未可也莊子言知道者不以物害己非謂其薄之也察乎安危謹於去就莫之能害斯豈非盡其在我之謂乎是故盡其道而死者謂之正命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心不可以無所寓故所以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以無所寓故所以有血肉之身血肉之身不可以無所居故所以有宮室不可以無所養故所以有飲食不可以

無所餙故所以有衣裳者其所以爲主者則捴之只是一箇心耳今於其所居所養所餙皆竭力致其美而獨於心不知致美焉而無是心則是身便一肉塊與土石均其無知所謂居也養也餙也又何所施然而鶩末而遺本舉世皆然悲夫

人生一世其所用心不過仕宦財利聲色而已得之則喜不得則憂此箇踏頭不待人指教而自熟至於靈明之本體則雖欲極力護持而踏頭每生若使生者熟而熟者生則爲聖爲賢顧何所難而今其生者愈生熟者愈熟此所以卒爲小人之歸而已也歟

人於暫時寓世之日所喜者名譽所慕者富貴所貪者權勢殊不知譽隆而福消位高而禍隨勢盛而災至凡物極則必反反則大戚至矣令使務於潜晦安於貧賤樂於澹泊則遠其恒性必不能堪苟得一名之善一資之榮不至為人蹈籍斯可以知足矣過此以往則不極不止非吾之所知也

天地之間陰陽迭運無一息之或停而其理則渾然不雜此則紬之者善也人與物同賦此理以生是即成之者性也孔子之言性善大段分曉孟子不過祖述而已荀與楊奚見而别立異論

聖人以象為理之著見故皆為實事佛氏以象為色為相皆欲掃而空之盖聖人舉眼觸目凡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由實理而著為實事佛氏非不知如此而以過去現在未來念念皆空無有實法遂以天地萬物歸之於幻妄此儒釋之所以異也

徐節孝仲車少從胡瑗學胡公一見異待之嘗延見於中堂二女子侍立將退仲車問曰門人或問見侍女否何以荅之胡公曰莫安排仲車有所省悟所學頓進胡公此言警學人最為要妙盖安排計較皆屬私意若夫循天理者思無邪而已又何安排之有

而唯貞唯厲爲持守之方爲吾子孫切須存心以他人爲戒吾之望也

所謂陰德不必全在於全活物命在他不生忌忮之心遇把不萌報復之念僮僕使役無過其分已所不欲勿强施人此便是陰德陰德工夫只是恕

今世黨論其可謂痼矣在人則但見其惡而不見其美在已則唯見其是而不見其非今世黨論其亦可謂痼矣然默察於朝紳所爲則乃非黨論而滿腔子都是愛官爵之念耳何者上之人苟擩用一邊則無不踴躍爭爲一邊之論而唯恐其不峻甚至於棄其父祖所定之名

目而趁之若上之人務為蕩平則又磨去圭角工於奉
迎自處以公平而指人為喜黨要其歸皆出於愛官爵
一念耳唯其愛官爵之念切於中故私意勝而公心滅
在人則但見其悪在己則唯見其是其不能變舊套者
則有二種人其一在我則竊曰已矣在彼則必不見容
其一乃不愛官爵之人也竊曰已矣世固有其人矣不
愛官爵則吾未見其人也
崔東皐以牧隱之文陶隱之詩為東方第一家數是固然
矣益齋之詩其精錬要妙不及陶隱而滋潤過之故當
伯仲而文則無敢與牧隱抗者其雜著傳說外如陶隱

齋流沙亭記皆傑作也然使作長箋累紙其翩翩有生
氣必不若李春卿春卿格雖卑氣力雄放無論詞賦詩
文駢儷投之所向沛有餘地巧癡迭見巨細畢具信其
為一代之文豪也
祈天使順使本國旣歸編輯與本國文士酬唱詩賦求序
於其友之能文者其序有云公運思如陣馬風檣東國
文士皆瞠乎下風不敢措手云徐四佳見而恚曰吾輩
何曾見屈於祈至於雪霽登樓賦則申高靈所作遠勝
祈作而今其言如此一何誣也正由吾輩在海外謂可
以掩天下之目耳夫文章小技使外國人稍有片長於

華士又何病使華士能掃外國之羣在外國又何辱祈
之矜徐之恚皆不免偏中矣其後崔溥漂海至南京南
京儒士問貴國宰相徐居正無恙否崔問何以問之儒
生曰見皇華集祈天使為其所壓倒多矣若使四佳得
聞此言必當失喜以為公論在草野矣
丙申余宰湖西之文義與結城倅柳鳳鳴同為公州都會
試官得一券甚佳欲置首選柳必欲以其所賞者居先
若爭不已柳粗解詩賦而以講經得第疑余之輕己也
盛有怒色余笑曰第一第二其間幾何請屈己而從君
然君所賞者乃年少所製余所取者即老師宿儒也君

得無後悔乎柳曰文固有工拙之別矣其有老少之別則吾所未聞也余曰句未圓而字色生此爲年少之驗而老者則反是第觀之及拆名第一郞連山儒生朴松年年二十二第二公州儒生李眞陽年四十三柳憮然曰吾誤矣無論其年之多寡李方以詩名於湖右而朴則無稱吾誤矣翌日再試余得連山儒生李壽海卷置首選而其詩有郝摸脉望等語柳不曉其義余曰摸形似肺出於郝州能嚼生鐵脉望蠹魚也生於書卷中食仙字蔦㶊則通神矣柳復嘿然自是凡陞黜高下一聽余言己亥余又掌試湖南得咸悅儒生崔齊七文欲置

首選而嫌其多用語錄屈置第三類歸使吏傳言於崔俾於覆試不用語錄及其秋會圍余與趙判書道彬掌試而題皆出余手趙得一卷大駭其奇僻欲黜之余曰今日場中無此比如之何其黜之也趙曰何以見之余曰多讀者其文必沈重多製者其文必老熟此其驗也其崔齊七乎其不用語錄吏有以告之矣趙勉置高等及拆名果齊七也夫以六一公之文鑒猶為劉幾所欺鑒別之難從古如此余之前後掌試能不至甚謬者蓋亦偶然耳

頃年有一邊將得一古鏡於土中其圓可尺餘歸以献於

孟監司萬澤爲磨拭匣而蔵之余嘗從叔父借見其背
圍以八卦外圍以十二辰皆以古篆書之又其外圍以
十二辰形雕刻甚玅又其外圍以六十四卦中有横穴
以受繩貫懸之辟上日久或見有紫衣女子在其中以
手安髻諦觀則無有也北踣有肅愼之地若非當時所
鑄則必宋之徽欽北行時所齎之物而不可知矣其制
様與廣記所載紫珍無不相合而時無博雅之士不能
辨也

李居士德宇者安邉人也始居德源娶婦生一女矣其婦
有所私夫德宇掩捕得之其人搏顙乞命德宇笑曰吾

終不以一女之故而殺汝然汝既始之亦當終之凡吾所有自吾婦以及田宅當盡汝畀唯吾女則非汝種也汝宜憐之長而擇所歸無失其時其人唯命乃盡以其產付之去而入黃龍山中結菴而居每腰大斧入山斫取黃腸重負而歸賣之得錢送於其人俾養其女居士亦時來見其人感其意待之亦甚厚既老更築土室於絕頂每夜半起拜北斗兩豹之屬環守其廬夜來而朝去遇於路則必避一食斗米亦能數日不食今年八十餘精力不衰上下層崖如飛亦可謂異人也

王梵志詩語甚俚而甚有至理聊録數首以警世人 天公

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遣
我寒無食令我飢還汝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
衆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别形軀苦痛教
他死將來作巳須莫教閻老斷自想意何如又曰不願
大　富不願大　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所願只
如此真成上上人又曰良田收百頃兄弟推工商却是
成憂惱珠玉虗満堂満堂何所用妻兒日夜忙行坐聞
人死不解蹔思量又曰本是屙屎㕑強將脂粉搽凡人
無所識嗅作一圓花相牽入地獄此最是寃家又曰照
面不用鏡布施不須財端坐念真相此便是如来

華亭舡子詩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舡空載月明歸上句言外誘之能引起識念也下句言心不應緣淡尒虛明也語意清絶如其為人

余於己巳從先君子在南海島中有島民以事入海得書一簏盖唐舡所載者舡破而物漂也民蚩甚不知貴書盡用糊壁只留。余聞亟取來乃寒山子詩集也黄魯直每稱寒山詩以為沃火宅清凉之具而朱子亦亟稱其佳余於性理大全中堇見其所載一首而已及是喜甚閱之大抵多警世閔俗之語而往往亦有從軍豪宕之

作唐自中葉以後藩鎭跋扈干戈屢起奇逸出塵之士
厭世長往多託於空門以泯其跡寒山子者豈亦斯人
之流歟閭丘胤以下皆稱爲文殊之化身是又恍惚而
不可測者也是書世多不見而得之又頗異故略記其
事以傳好奇之士

新箏楊峽小舍門前闢地爲小圃種以菰茄圃外引泉爲
小渠渠外有地平衍決渠而灌之種稻數斛其外種粟
數百株又其外大溪環之多産魚鼈山勢隨溪屈曲如
張屛風其上樹木蒙密尤多躑躅楓櫟山杏木蓮之屬
當中一峯圓秀可愛與舍正對後箏三級石堦種以山

册杜鵑黄白菊其外有數十長松綠陰映户古同之山聳峭出於松際盖自内而觀之山環水回團圓如抱月疑無通外之路而妥帖明淨遠勝於綠水舊基豈地固有待而發歟香蔬嫩蕨不乏豚柵鷄塒畢具釣於水樵於山以度朝夕客来或言大好生理或稱絶佳溪山始吾王考愛砥東釜淵及此地之勝欲築室爲終老之計以焦易筮之得業處子孫之繇其後吾先君子果七年居釜淵而不肖又居此前後殆十年王考則終不能遂其初志焉五月日觀揷秧忽感王考占辭坐取筆録之如此

五月二十三日在楊炭夢入塲屋不記餘人獨記徐平甫趙叔章二人皆先余早入余則日晡後始入頗憂窘迫就見二人所製則叔章堇成三句而造語甚拙平甫則若吟尚未成一句其題乃龍行時雨也余援筆書曰神龍能生大變化闖闢天關簸地紀時從碧海劈層浪飛騰太虗九萬里方欲繼書而遽覺枕上嘿念數過甚意象殊踔厲不類余平日為人甚可異也漫録之早晩見二君當誦傳以資拊掌也

讀書有至味盖古人之死雖已千百年而其心則寓於是因是而可以見古人之心也雖其所見所得有高下淺

深之味而不若後人之一味剽竊膚學故讀之旣久其
意趣所存忽若涵於吾之方寸其爲樂可勝計耶三淵
金子益嘗謂余曰世間可無書籍不可無山水余曰觀
於山水心融神怡信亦爲世間之至樂然使世無山水
人固不失其爲人之道矣使無書籍則人之爲禽獸且
久矣胡可同也他日以之言也擧似於農岩金尚書尚
書笑曰吾弟過矣吾於山水固亦有膏肓之癖然比之
書籍則不啻爲有間矣
余嘗謂毿夢毿顯毿夔皆非吉人必不得令終徐止叔言
毿夢面如牛余笑曰牛之爲物畢竟爲人所屠劄君言

猶夢如牛亦大能知人至戊申果皆伏法前錄所謂數
事未驗者至是而終皆驗又余嘗憂歲值丁未國厄非
常亦曾署及於前錄中至翌年春而始驗於是李判書
台佐遂於變起之初陳於筵席曰李某文學之士愽通
古今多有前知之奇臣聞其每言今年國家雖有運厄
而終必無事云此雖出於欲寬上憂之意而其誤已甚
況其所言又頗有失實者哉
人之處世其所殉者富貴利祿外此則有所謂文辭者有
所謂事功者其一生作用伎倆不過此數者而已忽焉
之間電滅泡亡但見堆土之累累於山間而已乃於眼

光未落地之前猶復歎老怖死眷念兒孫其孰能胷中
灑灑不掛寸絲哉古之達人乘氣而來乘氣而返未嘗
有厭惡之心亦未嘗留情於浮榮薄利古来唯五柳公
能勘破此箇公案故其神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
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又曰聊乘化而歸盡樂夫
天命復奚疑其可謂達也巳
少林曰世人長迷處處貪着名之為求智者悟真息想無
求故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真為道行夫世
人所求其亦多矣貧則求財賤則求位慕少艾則求少
艾羨豪侈則求豪侈以至錐刀錙銖之利無不役志火

馳而求者求其本則乃出於慾史宗詩曰有欲若不足無欲即無憂此獨道者苐一着念地也

目欲窮色口欲窮味四體欲窮其便逸是皆屬我相榮貴者艶慕材能者嫉妬是皆屬人相現在耽拘馬姬妾未來怖六趣流轉是皆屬衆生相歎老憂死眷戀斯世是皆屬壽者相四相雖殊摠屬我相唯其有我故所以有人與衆生壽者之相我相既無則三不待去而自無矣無論六塵麁相雖流注細想亦屬我相故曰心之於殉也殆

人固以我為我而窃窃然有之矣然所謂我者推尋而不

可得若以筋骨血肉爪髮為我則及其化為塵土也我復何在若以昭昭靈靈者為我則筋骨血肉爪髮旣已潰散矣旣已化為塵土矣昭昭靈靈者果又何在乎然則所謂我者乃指昭昭靈靈與筋骨血肉爪髮合而為一種種作用種種簸弄而言耳此暫時之說也然於其間以筋骨血肉爪髮之不得其養為大戚昭昭靈靈者恒為之疲我旣我我而彼亦我我由是而嫉妬生焉爭鬪具焉反而求之則末梢只成得一堆塵土而已昭昭靈靈者於是而庶醒其醉夢

事之過去者或忘或不忘電激雲逝俱無留迹事之未來

者倏爾而起不可預期唯現在者爲目前應接而夕已
失朝今已失昨剎那之間便屬過去曾不可須臾把翫
然則過去非實現在亦非實未來亦非實也旣皆非實
則皆爲虗妄而乃於其間妄生取舍是之謂非幻成幻
也
王荆公深嗜佛書曾子固規之荆公曰子固過矣吾學者
讀其書義理之來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
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而頷之此見荆公執拗
之一段所謂吾心未明於善則其爲無理與有理又豈
能辨之此不過各就其氣質之相近而有所取捨而已

矣
頃年余讀易乾卦疑大明終始一章當在乾道變化之下
私有所記今得徐止叔所寄示萬曆年間楊時喬所編
周易全書其所論證正與余合余於是自信竊見能不
謬於古人輒復繼録以明鄙說之非無所稽也
崔文昌在中朝其謝許歸覲啓曰自年十二離家今已二
九載然則文昌十二歲入唐其留唐又十七年而始歸
矣十二歲兒出遊閭里尚有失儀之憂而乃敢縱遊上
國摛藻騁辭其夙慧蓋亦天得又崔瀣送李中父序曰
吾家文昌年十二西遊十八登咸通十五年第二十八

歸國云然則其檄黃巢等諸文皆年二十前後所作也

可謂奇矣

我國使臣之入燕京者中朝待之不過錫以數百金數日一須餼廩及歸禮部以皇旨賜宴而已明朝固嘗如此而淸亦因之然自燕歸者無不盛稱其館穀之腆禮待之厚而誇耀焉及觀金富軾朝宋文學則到境有接伴到郊有迎勞錫宴內殿設食禮賔御賜詩章令即和進出秘府書畫俾資玩賞賜絹至五千七百疋而他物稱是副价至員役皆差等須賞其上表箋稱陪臣上言其禮絶異他國乃知宋世待東國非後世所及而金富軾

朴寅亮詩律及騈儷往往見於中朝人所録則其文學威儀亦固有以見敬於中朝歟

老子第十章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古來註此者皆不分曉或言素問以牝牡之具為天關此言人道雖有生育之理而能不牽情於女色乃為抱一專氣之道其為說甚新但未知果能得老子之意否耳一本無作為

二十三章舊註亦不甚明此言從事於道者隨其淺深皆有所得唯信不足而不信者乃無所得耳老子固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此為淺深之差等故其志於道者同於道志於德者同於德失道與德者猶不

失同於仁同於義是故同於道者樂得其道同於德者樂得其德同於失道與德者雖失於道德而亦樂得其仁義若其不信者則都無所得也章首希言自然者簡淡其言以循夫自然之道此其極也

柔下之道專尚卑弱泛觀之無甚新奇亦似易行而其實天下至難莫如卑弱心火也火必炎上故人之處世每事必求上人無論官位財貨雖至小至細之事必不欲在人之後不勝不止又孰知江海處下能爲百谷王哉古來唯顏子能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外此則雖號爲賢智未有不欲居人之先者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

此

江仲長言老聃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之爲患或貴其身之皆備其牴牾如此者何也今之儒者且將右孟而斥老是皆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也夫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而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爲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即體而言之孟子即性而言之即體而言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所謂無者非亡身之謂凡動作語嘿不見而已即性而言則視

聽言須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其言能善發古人意

太極生陰陽陰陽生萬物故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而強梁者不得其死老氏所以有見於道妙者而其理亦不外於易盖太極者道也道以冲和爲本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必以冲氣爲用乃不失其所以生之本其人必賢而福壽茍或失其冲虛和謙之用而一於強梁則是失其所以生之本也又烏能得死哉易曰保合大和乃利貞此固聖人之言其爲教文不亦宜乎

六祖般若經後序云血氣足則精足精足則生神神足生

妙用妙用者即在吾圓寂時之真我也舊每疑其説以為茍如是吾之妙用必資於血氣則是乃道家修養之言六祖之意殆不其然舉以問於諸方老宿皆不能養近乃悟其義所謂圓寂時之真我必假血氣精神然後方能運其妙用以應酬世間法耳非謂真我得此而為真我也下段云雖托四大為形皆我所假未嘗妄認其義至此乃顯始初看不出耳

圭峯以入流為入聖流以一往來為一往天上一來人間以不来為一往天上更不還來以不生為不受後有穌頴濵以入流為入流亡所又云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

陁含雖能来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其為說甚精而其實則出於六祖六祖云須陁洹者逆流不染六塵斯陁含者目覩諸境心有一生一滅無第二生滅前念起妄後念即止前念有着後念即離阿那含者出欲外不見可欲之境内無慾心可得阿羅漢者煩惱永盡覿濱祖其說而發揮之耳今以二家較論則覿濱之說於理為近然主峯不過承用而已然以入流為入聖流則大不如逆流之說此則當以六祖覿濱為得其義也

人心一有所感則以無為有以假為真無所不至李兄學

顔氏嘗言曾在砥峽一夕諱言有虎入村一村皆戒嚴
俄而園圃間有物跑驟甚厲雙睛閃閃時微雨夜黑如
漆不可卞其形怖甚穴壁而窺之既久覺其睛一上一
下乍離乍合下上意甚訝之雨収而熹微辨物則乃二
螢交飛而適小犢逸於厩隙突場圃間耳又言吾叔父
龜川公少年時乗月獨宿南谷舊廬夜半聞石外有聲
磔磔開眼視之有鬼披髮倒立其影在窓即大怖引被
蒙頭而卧既久怖轉甚乃大呼排户而出有狗方齕枯
骨驚而竄亂女奴辮髮犢倒曝風中而一撮乱稿在其下
向之所見皆是物也今之為黨論者事事疑阻此雖以

無心為之彼必以有心求之是殆以螢火為席㷮㚌為
冕者類耳

古之仕者未有不通於二帝三王之道暨及漢唐宋學士
大夫尚能究心於道術雖其所得有淺深而俱能內識
性命之縕外知萬物之理故推其所得措諸事務皆能
成一代之治今人最輕晉世人物開口便說浮虛無實
然今以晉之謝安言之史稱其為布衣時以山水文籍
自娛則其所娛文籍豈嘗如今人之但資口耳乎其臨
亂從容俯仰可觀皆文籍中得力者當時雖有折屐之
譏苟無所養於內者則安能當死生禍變之際不失乎

日之動止哉此其有見於内外輕重之辨亦明矣至今
日士之仕於朝者不知心性之爲何物經籍之爲何語
甚至操筆而不知措辭臨卷而不能勾讀但以揣摩奉
迎計日取高官如躡梯級步步漸升是乃加冠服於牧
豎蕘僮而使之預聞國政也世道之憂寧有大於此者
乎
自逆亂以後搢紳間或有憂亂而其中庚戌厄運之説尤
爲盛行親舊中往往有深信者余嘗問曰庚戌之爲凶
孰能逆覩而君之信之乃如此曰此乃太乙數恐或不
爽余曰太乙數專考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

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為陽
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歲運值之必有厄會
此乃古今所論而又一說則百六陽九其名有八大率
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每及八十
歲則值其一由前之說則自上古至今日沿而計之其
驗少而不驗多由後之說則我　朝前後厄運未甞準
八十之數以此觀之太乙數之不足據而為信亦明矣
善言天者必本諸人故王湜言天下之事固有繫於人
事未必盡由天理此言最為得之
或問余予於風鑑之書未曽一窺而論人吉凶懸斷如神

者何歟余笑曰此吾得之於聖賢之言非有資於麻衣之術也曰聖賢之書何嘗有論及風鑑者乎余復笑曰此皆在書中子顧不能察耳傳曰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老子曰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強梁者不得其死富貴而驕自遺其患此皆相法其精亦至矣曰內典亦有此等言可以類推者歟曰內典所言九僑人皆以四大為身則四大之氣調和均者為貴為壽調和麁者為賤為夭欲知其調和之均麁但以物觀之今以數種屑合而下篩其調和均者更難分析調和麁者法爾殊色易以辨析矣四大調和麁

者其潰散必易調和均者其潰散必難此固然之理也
人之讀書不能精細故亦不能推之於事物茍能精究
細推則一理便可觀萬事奚獨相人一事也
山空月明黃葉亂飛虫聲四起悄然不眠或既往之迹歷
歷在心或未來之事耿耿縈懷悽惋咨嗟不能爲心㤽
而覺其情爲境誘塵目染起無窮流轉總由此一着子
於是澄慮㱏無亦不作澄慮想少焉精神輕爽內外瀅
澈求始初一念所起了不可得夫以一霎時之所之功
猶能如此而况息緣冥心契乎真常者哉白樂天詩曰
屛除默默念銷盡悠悠思春無傷春心秋無感秋淚樂

天其亦曾經此箇踏頭者乎
有求於人而不見應則必以怒繼之但思吾之於人也其能有求而必應歟苟不能有求而必應則人之怨我無亦如我之怒人乎以此言之初不當有求於人有求而不見應亦不當怒也吾在窮約而親故之得志者不加存恤則人情恒必怨之但思吾於得志之日果能存恤親故之窮約者乎苟不能然則親故之怨我無亦如我今日之怨親故乎以此言之親故之不見存恤有不必怨也人情每苛於責人而在我者則全不點檢其蔽於私觸事皆然而此二者尤其易見者故書之以為世戒

寶劒之出於日本者必有微紅色皆言剛鐵百錬所致初
亦意其然近乃悟其非按周禮及越絶書利劒必合銅
錫與鐵而鑄之是故歐冶子之論劒以巨闕爲非至者
而以純鈎爲至寶盖以巨闕則銅鐵調均未盡而純鈎
則銅鐵正得其調均故也鐵剛而銅錫則柔合而精錬
所以能柔剛而其利無比我國專以鐵爲劒故剛而不
柔易折易缺倭人能得其法其有微紅色者必銅氣所
致此余所未目覩而證以古書且以意求之想當然耳
余嘗在古羣山得一蘆實於濟州船人其大可盛米半升
其色微黑以作酒盃質貭而可愛濟人言此物不産於濟

時自海上因風濤浮至岸邊為人所取其皮重複苞裹大如斗剥去其皮裡面乃有此物葢其核也不知産自何處又嘗見老典樂金壽延取蘆笛其聲清亮而堅硬則與竹無異亦不知其所自來蘆實則人家往往今亦有之而蘆笛則今不可再見矣

嘗與鄰客并騎入山谷中見臨溪有小茅亭短籬疎圃掩暎松櫟間客盛稱其蕭洒余笑曰子見其外而不見其裡不知彼舍中人方憂貧憂賤憂子女憂疾病終日營營竟夜孜孜如熱鍋上螞蟻相似其心中擾不蕭洒此如雨中披簑釣魚人觀者謂他閑𤍠不知其心正閙擾

釣得經尺錦鱗入市得錢將錢換米將米炊飯既自畐
飽又謀活妻兒思量來思量去無一刻閑時所謂心閑
者廟堂即江湖朱紫便麻衣有不貿外境然彼屋裏人
釣魚人却是外閑而内不閑今之被朱紫居廟堂者内
外俱不閑然則謂彼也閑亦宜客大笑
聞人之死雖至全家淪没曾不爲一涕在己則雖微恙細
疴必愁戚若不可須叟聞人得十金之產一命之官爲
之驚羨以爲福隕自天而在己則雖置百所之水碓享
八騶之尊榮恒遑遑有不足之色人之累於有我乃至
於此是故胸中灑灑都忘物我者尚矣其次以人例身

慈仁當思推廣分福當思下比

先君子性不喜風水之說每言地師以水火患爲擴中不吉之證然中巡邊砬接水身亡其骨骸終古沉於淵底乃其子孫雄振中國號令天下百餘年矣所謂水火二患果何在此其不足信之明驗而今世之人專以壽夭最達責於墓地東西遷窆無歲無之使其祖先體魄不得安於土中民之迷其日久矣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當爲千古治心之格

論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當爲千古志學之格論諸君勤攻吾之闕失當爲千古檢身之格

論有罪必刑有善必録賞罰分明當為千古治國之格論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親賢臣遠小人當為千古導君之格論三代以下夫孰有此等識見然則以孔明為三代上人物者殆非過論也

孔明戒子書始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又曰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學須靜也又曰非靜無以成學其終始所言不出於靜若夫慆與澹泊又靜之類也然則孔明其有得於致虛守靜之學者歟

楞嚴修道分中說二決定義而第一義專言五陰第二義專言六根般若中復言不出四相六塵今以二經相準

般若之六塵即楞嚴所稱六根之所媒而楞嚴之五陰
亦般若四相之所包劫濁見濁煩惱濁既不出於我人
二相而衆生濁便是衆生相命濁又是壽者相楞嚴之
知見不見及入流亡所與般若之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同一妙諦内典千函萬軸其要揔不外此
近於所親家得薛君采老子觧閱之善能闡明老子之意
古來諸家註皆所不及然其釋絶學一章殊欠明曉此
所謂絶學無憂者所以絶弄俗學也俗學雖自以爲爲
善去惡而善惡正如唯阿之間其去幾何哉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者言人之明於世味役其聰明

眈荒無極爲可畏也曰衆人熈熈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曰衆人皆有餘曰俗人昭昭曰俗人察察曰衆皆有以

皆言其眈荒可畏也曰我獨泊兮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曰乘乘兮若無所歸曰我獨若遺曰我愚人之心曰我

獨若昏曰我獨悶悶曰忽兮若晦寂兮似無所止曰我

獨頑似鄙皆言其絶學無爲也文雖參差不齊皆所以

分言章首兩段之意終乃捴括兩段之意而結之曰我

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所謂食母卽無爲之學也

第四章沖虛也不虛亦虛也道體本虛人之用之亦當虛

雖虛而乃能爲萬物之宗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湛兮若

存者所以申釋用之或不盈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

先者所以申釋淵乎似萬物之宗也章首二字乃其綱

也

三十九章始自天地起說而歸其重於侯王故貴以賤爲

本以下專就侯王之身而戒其貴高失賤下者即謙虛

卑弱也謙虛卑弱非道也而求道必自謙虛卑弱始

六十章亦不傷人之人當作之此言神不見傷於聖人無

爲之治而人亦不見傷於神者以聖人之不傷神也故

人神交歸德於聖人也薛氏所引董子說甚誤

六十四章息齋主心言薛氏主事言俱未免硬守一偏之

義此盖專言物理內而身心外而家國其微易為力大則難畐物理固有肰者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亦言物理之如此自此以下始就人身言以無為之道處物理之自肰老子一書大抵多說物理

谷神一章載於列子中肰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書或又言五千文多出於容成子然則老子一書多是上古聖人所言古人所論固嘗如此而今反復熟觀尤信其肰盖上古嘗有此言而老子誦而傳之也

韓非子以生之徒死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十有三為四肢九竅而河上公亦承而用之穪呂以下皆不取獨鄭

景望力主其説以為人自少而壯自壯至老無非動而之死地者同以是形也愛之固已失妄之亦非是惟不以能棄事為貴必使知事本無而不足棄則無與役於外而形不勞矣不以能遺生為樂難必使知生本無而不足遺則無與累於内而精不虧矣其為説固亦精到然只曰十有三則又孰知其為四肢九竅老氏之文雖簡古必不如是之晦此當備一説而不當為正訓鄭氏以韓非與老略先後其解老必不謬此好古之過也今以韓非所解他章觀之多無義意又豈可以時代略有先後而盡信之哉

一氣屈伸之妙即流水而觀之亦可驗矣彼滔滔汩汩者
雖源於山谷而計其日夜之所逝幾何其不渴唯其注
于壑者昇于丘隨氣而降隨氣而昇循環不絶此所以
窮天地而不竭也草木亦然氣升則津液亦升氣降則
津液亦降降而凋落升而發生皆一氣升降之所致也
使有降而無升則必枯於今秋而不榮於來春升而無
降則長榮而不枯此盈虛屈伸之理也莊子曰合則成
體散則成始所謂合則成體者精氣為物是也散而成
始者游魂為變是也古人言生則自散移之於合而成
體死則自合移之於散而成始人之死生合散又何異

於物哉

人心至神唯其累於物則不能神矣有心則有累無心則無累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唯其寂然不動故所以能通天下之故若使不寂而妄動則又何能通天下之故哉人惟不能無心也故假物之無心者以前知其未然蓍龜是也在我苟無心則其明足以燭天地又何資於枯草朽骨哉老聃曰谷神不死瞿曇曰如如不動不獨二氏之言為然易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皆所以言無心之妙也

人世禍福茫昧不可知故曰前程事暗如漆塞翁失馬而

得馬驪姫始泣而終悔目前憂喜有不可據以爲眞者有如是故君子唯安分順命坦懷以處之而已固未嘗逐境而動其心也

所謂玉堂故事者於輔導君德爲益殊不少蓋入臣進見自有其時疏章又不可追日進呈則嘉言善謨無由頒達於黈纊之下故藉此以啓沃君心其視講說經義於法筵何遽不及得之於耳與得之於目在君上固無異也近來此法寖廢甚至於全不知有此法殊可惜也宋仁宗在慶曆初詔儒臣檢討唐故事日進五條數諭近臣以爲有補元祐間穉子容在經筵復請如故事白詔

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唐故實三事乎容仍於逐段之下畧論得失大旨遂以為例今之玉堂故事實昉於此也

宋太宗親試士題以危言日出賦謂侍臣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速相尚今此題淵奥故使研窮義意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語未已舉子已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由是科場不開者十年今世舉子以速呈卷為賢題出未食頃已進卷子其文尖佻俚俗無一可觀唯於古程式中綴拾剽竊以成首尾而已國家取此安所用之不過用以榮其身而已苟不能精擇考官禁

抑此風則宜如宋世之不開科塲十餘年以鎮士習而惜無能言之者耳

李石續博物志云使于高麗者多望見蓬萊山其形峭發可愛此說殊誣高麗人居東海其遇風而飄至東海之東者又何限而俱未嘗望見蓬萊華人之使於高麗者何獨能望見乎且石是唐文宗時人而其書多說宋世人物尤為可疑又論公孫龍臧三耳之說其以臧為善則是矣而以聽天地人為三則誤矣所謂三耳者言人有兩耳不過為肉質而已又別有聽音之耳合而為三也此與莊子鷄三足同義鷄有兩足而又有運兩足之

足所以爲三也

乙巳春仁川民夜見海邉有光如晝就見之有大鼃伏於崖上共格殺之隣有趙生威奪之洪生錫度争之不得僅得其殼余嘗從洪生求見其長六七尺洪言趙得明珠甚多而匿不肯言云

淮陽平康兩邑之界地名松開極險阻有碑無趺直揷土中其文似古篆字大如椀土人相傳新羅時所立所以標二邑之界者余嘗榻得之蝺盤龍走恠偉無比持以示人雖專門篆法者皆不能曉余諦觀久之菫能辨陁羅尼三字此非所以標邑界者當是高僧書符以鎮妖

麾但不知為何代物耳

任生世復洞人也志學而早死嘗言三皇之義曰天地始終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為一萬八百年天開於子地闢於丑天地各得一會所謂十二兄弟即十二會之寓言耳天已生於子會故至地生丑會則除其一會而為十一兄弟苟推其類人皇當為十兄弟而今云九兄弟則獨此未知其故云余謂此固寓言非任所𠛬說而天下有九州人民生於九州故其減十為九不準天地兩會之數意或在此唯以一萬八百年為一萬八千年者此於寓言無當未知其故耳又言孔子之為孔姓

者取子遏之乙蓋殷子姓孔子殷之後而出於天乙故
也余按古書孔子殷之后裔顏考叔弗何祖馬至紇移
居魯易姓叔及孔子追昔先王以子配乙更姓孔氏至
不忘本也然則孔子之前宜無孔姓而宋司馬孔父嘉
是孔子六世祖而已以孔為姓古書所言恐不可信
禪固出世之學而於出世之中又有出世者如舡子德誠
太梅法常亮座主即出世中出世者也舡子之詩固警
發而其捨舟逃逝其迹尤奇大梅旣得即心即佛之旨
遯迹不出其詩曰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
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淡泊之趣見於詞

外亮座主既悟道於一嗅之下直入西山不出宋政和間有熊秀才鄱陽人遊西山長老思文亦鄱陽人遣二力擔籃輿至淨相所經林壑陰翳偶見一僧貌古神清龎眉雪頂編葉為衣坐於盤石如辟畫佛圖澄之状態意謂今時無這般僧嘗聞亮座主隱於此山疑其猶在出輿趨踏而前問曰莫是亮座主麼僧以手向東指熊方與二力隨手看回顧失僧所在時小雨初歇熊自登石視坐處猶乾躊躇四顧太息曰夙縁不厚雖遇猶不遇也事載宗門武庫是皆禪門中隱遯者而余於虗空講經之一段公案偶嘗見得徹故於亮座主事特詳言之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天下之理固有如此者今以天地之運言之將行春陽必先以嚴冬霜雪之寒以人事言之將欲顚覆其家必先崇其位重其權苟非燭微之明又孰能知其幾哉故謂之微明程子疑其爲權譎之言恐未得之唯所謂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者殊涉於有心然以小不勝爲大勝理則固如此

齒牙爪髮莫非吾身也然齒之落者髮之墮者爪甲之剪餘者埋之燒之未嘗惜也何者以知覺不在其中焉耳唯體膚則知覺之存乎其中故愛之護之無所不至一

日而知覺離其體則與齒牙爪髮等耳唯於未離之前
分別其大小惜其大而不惜其小其實皆吾身也又奚
大小之辨古之至人視身如籧廬由明乎內外之分又
况其身外之物哉

三易者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夏正建寅爲人統
艮人位也人生於寅故夏之易以純艮爲首純艮連山
也故曰連山商正建丑爲地統坤地也地闢於丑故商
之易以純坤爲首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故曰歸藏易
周正建子爲天統天開於子故周之易以純乾爲首

上坎下乾爲需需者待也九五以陽剛待下三陽之上進

故需于酒食言以酒食而待之也六四則出自穴避三陽也上六則入于穴亦避三陽也陰之為穴一也而在四則言出在上則言入何也四處高位逼於五故為出避之義上處無位之地避入可耳

鳴謙者自內而發外也艮山以崇高之德處於卑巽而崇高之德終不可掩則自當發見於外故曰鳴象曰中心得者以鳴發於聲有若全以外為言故以中心得明之

唐文皇聖教序曰積雪晨飛塗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其造語甚奇焉高宗慈恩寺碑亦下筆斐然錦爛霞縟使瀛洲諸學士為之未必能過其父子信多才藝也

唐相鄭愚文曰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精神爲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飮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甞時餉少息煎熬形器起如惡龍行坐則思想偃卧則䰟夢以耽淫之利慾役老朽之筋骸飡飯旣耗齒髮已弊猶技白餌藥以從其事曾不知息陰體影捐處安神求須臾之暇以至濫焉而盡親友不啻如行蹈利養卷委之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渝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云云其模寫世人百年内光景可謂曲盡而無餘矣

周尺六尺四寸爲一步濶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畝百爲一
頃是長濶皆百步也唐人詩云牛壯日耕十畝地𤍠則
中國之百畝即我國之十日耕穎秀子粮無負郭二頃
田即今之二十日耕也

廟中題考王考南面所謂昭也皇考考北面所謂穆也南
陽方向陽故謂之昭北陰方向陰故謂之穆陰有肅穆
之意又有穆穆深邃之意高祖曰顯考曾祖曰皇考
有客謂余曰九之爲老陽則吾既知之矣六之爲老陰吾
所不曉何者二四六八十皆陰也何獨以六爲老余笑
曰君不知六之爲老陰則亦當不知九之爲老陽豈有

知此而不知知彼之理客曰何也余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所謂四象一為老陽二為少陰三為少陽四為老陰老陽除本身一畫則便為九少陰除本身二畫則便為八少陽除本身三畫則便為七老陰除本身四畫則便為六天五地五陰陽之數如此老陽老陰寧有二理耶知此則知彼矣

周公之象六爻也每畫皆有此象故從而為之辭耳非以己意硬為差排也若果以己意硬為差排則便非陰陽自然之理矣但在今不能見得出其有見得出者或巧甚孔子却從義理上說去非盡周公本旨也

人心喜上人而不肯下人喜取人而不肯與人喜毁人而
不肯毁於人喜勞人而不肯勞於人若能一反其道不
惟賢於人天亦祐之以福矣
洪晥者故判書宇遠之庶姪也世居安城蘓晩里後移水
原甲子秋遷窆判書夫人於安城洪之一族咸集晥獨
以老母病前一日始赴距蘓晩未五里日已昏矣忽聞
背後有人語回視之兩奴持一馬面甚慣告晥曰郎君
所騎疲甚盍易以此馬晥即欣然從之既上馬馬跑空
足下生雲未瞬息到俗離山雲藏臺有絲閣縹緲其堂
陛庭闔皆舊所見也有少娥出迎姿容甚都婦言以宿

緣之重今幸相逢但君在世不行七星祭故今日之會
在我固幸而在君則大厄運也因勸酒一盃香烈異常
凡合歡之事一如世間天明視之身卧雲藏臺絳閣少
娥俱無見焉意怏適無復人世念亦不知有飢渴日既
昏則絳閣少娥復宛然在前矣三日後婦言緣止此矣
君歸必行七星祭無忘吾言也剪紅錦一尺題詩以贈
詩曰鏡破鸞分幾百年扶桑弱水隔三千宿緣未售長
相憶碧海青天夜夜連又曰玉帝許令今日會楚臺雲
月尚依然下句忘不記天既明不見少娥并失袖詩忽
思判書夫人葬日已過母病亦重我何為狂易至此即

尋山下西林寺乞飯飯已步還其家失晥已八日矣初見晥所騎馬空鞍自歸疑其遇盜而死其弟琥就問日者南載熏南布卦而驚曰必死矣繇云可道可仙非僧非俗此非死而何晥既歸竟不能行七星祭而以醫仕至歸厚別提年四十九而死嘗入侍肅廟以此俯詢蓋已流入大内也其事絶恠而以非妄也故記之

戊申之變賊先陷清州兵使李鳳祥見殺營將南延年死之後數年清人議立忠烈祠並享南李有無名子掛詩城門詩曰三更靈鵲繞樑喧燭滅華堂醉夢昏褊裨能全蓮幕節元戎謾作竹林䰟雲惟死耳垂唐史陵獨何

心負漢恩可笑漁人叨坐遂一時榮寵繞鄉村州人見詩遂寢并享之議前變一日有群鵲飛入兵使所居軒其鳴甚急驅之不去鳳祥有諸父自牙山來為設宴相歡及夜醉寢賊至驚起欲踰墻而跳賊追斫於堂後竹園軍官洪霖聞變直入以身翼蔽仍與并命末段二句指朴宗元朴敏雄也

十三章舊註亦不甚明此言寵者辱而貴者大患何謂寵者辱也天下之最下者莫如辱所以得失皆若驚甚言寵之為辱也何謂貴為大患若身乎人之大患以有此身則天下之患皆自身起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甚

言貴之爲患而有身之患兼亦可見矣自故以下乃始
見其意曰人能重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
爲天下則可以托天下盖爲天下者即寵與貴之事而
今其愛重其身乃過於天下則其不以寵貴爲貴者可
見矣如此者乃可以爲天下此與莊子所言此固越人
之所欲得爲君者其意正相類下貴字即貴重之貴與
上貴不同 後得皇明薛惠註觀之其說正如此
此章當在老子第十章下二十三章上